

# 倘若真有来生

□ 泰安校区 张建国

倘若，  
倘若真的有来生，  
我愿，  
化作一棵参天的银杏。  
无论是生在乡村都市，  
还是长在那荒郊野岭。

不依不傍，  
伟岸挺拔，  
总是高高地把头颅伸向苍穹。  
不媚不谄，  
脚踏实地，  
总是深深地把根须扎入坤灵。

骄阳似火时，  
浓浓的绿荫为路人撒下清凉；  
秋风送爽时，  
满树的黄叶在天空飒飒作响。

你那一树的鹅黄哟，  
多么纯粹，  
多么热烈。  
令我陶醉，  
令我沉沦。

你那一树的金黄哟，  
那么明艳绝伦，

那么恣肆汪洋，  
让我流连忘返，  
让我神思飞扬。

那分明是，  
娇艳欲滴的鲜花在蓬勃绽放；  
那分明是，  
成千上万的鸟儿在放声高唱！

日复一日，  
笑着风霜雨雪；  
年复一年，  
不惧电闪雷鸣。  
没有寻寻觅觅，  
从不忧伤彷徨。  
你是植物界的活化石哟，  
生生不息，  
万寿无疆，  
亘古如斯，  
日月同光！

倘若，  
倘若真有来生，  
我真的，  
愿化作一棵永恒的银杏，  
屹立八荒，  
长乐未央！

# 斑鸠缘

□ 离退休工作处 马宝甫

2001年4月底，每天清晨5点左右，一对斑鸠在四楼我家的阳台上咕咕鸣叫，仿佛在商议一件重要的事情。几天后，我家阳台角落出现了一个简陋的斑鸠窝，斑鸠夫妇开始在那里孕育新生命。大约过了两周时间，两只肉嘟嘟的小斑鸠破壳而出，不久便羽翼丰满，从窗台飞至楼下树梢。

小时候，我与斑鸠有着一段特殊的缘分。听奶奶说，大约是在1947年，我两岁时，父亲因肺病离世，母亲受到刺激，精神错乱。那时正值解放战争时期，农村生活困苦，我饿得骨瘦如柴，奄奄一息。爷爷常常捕捉斑鸠为我炖了吃，可以说斑鸠对我有救命之恩。因此，我对斑鸠怀有特别的感激之情，喜欢斑鸠圆润而低沉婉转的鸣叫声，它们那灰红色发亮的羽毛，搭配黑白花纹的“围脖”。它们在田间路边悠闲地踱步，宛如鸟类中的淑女，不像喜鹊、麻雀蹦蹦跳跳，叽叽喳喳，惹人烦心。

1951年，新中国成立后，农民的生活逐渐改善。村里建起了小学，我是小学里年龄最小的学生。农村的小学生每天早上和下午放学后，都要帮助家里割草、拾柴、干农活。记得一年春天，某个夜晚风雨交加，次日清晨雨过天晴，我与邻居的玩伴马五相约去玉带沟割草。他家是村里的养羊专业户，全村的羊都从他家放养，剪了羊毛归他家所有。马五从小跟随父亲放羊，练就了精准投掷石头的本领，因此被小伙伴们称为“胖石头”。他家还养了一群鸽子，每天清晨，鸽群在村子上空盘旋飞翔，悦耳的鸽哨声如同晨起的号角。

玉带沟是古代洪水期形成的沟壑，深约十几米，最宽处达九百多米，从村东南的群山一直向西南延伸，像一条玉带围绕村子，沟底是蜿蜒的玉带河，两岸是茂密的芦苇丛和树林。这里不仅有麻雀、喜

鹊、斑鸠等北方常见鸟类，还有喳喳叫的“苇喳喳”；有一种雀儿比麻雀还小，叫声似“急急飞”，在树林间飞来飞去，从不休息；一种通身漆黑被称为“黑毛勾”的小鸟，圆润的身躯，长长的尾巴很像黑色的马勺，它们在高高的白杨树尖上鸣叫，声音酷似“起来打水”。春夏之交，玉带河水很浅，孩子们经常在河里摸鱼捉虾挖泥鳅。

我在一棵老榆树下发现两只尚未长出羽毛的小斑鸠，它们可能是在夜间的风暴中从巢中被吹落的，斑鸠的巢很简陋，不像喜鹊窝，搭建得像堡垒，有朝向背风向的门。正当我专注地观察它们时，一只老斑鸠突然冲下来啄了我一下，随后两只老斑鸠轮番攻击我。旁边的胖石头见状，拿起镰刀向斑鸠砸过去，斑鸠应声落地，于是，这两只老斑鸠成了他的战利品。

我小心翼翼地两只小斑鸠带回家饲养。养小鸟是村里孩子春夏季节的乐趣，就如同大人养小鸡小鸭一般。小斑鸠并不容易养，不像养小麻雀，只要听到声响就会张大嘴求食，小斑鸠不会主动张嘴求食，只能将拌有豆粉的野菜团子嚼碎，嘴对嘴喂它们。经过两周的喂养，小斑鸠长出了灰褐色的羽毛，开始自行啄食。每当我放学回家，它们便会飞到我的肩头，咕咕鸣叫，似乎在表达亲昵。

小学毕业后，我考入县一中。但我不想离开家去上学，一方面想帮家里干农活，另一方面也挂念着我的宠物斑鸠。母亲坚持要我去上学，她说：“你爹临终前嘱咐我，无论多苦多难，都要让你读书。”但她无法



自动化学院 张婧/摄

# 炊烟袅袅

□ 文法学院 李行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故乡的炊烟再次飘起，是否会勾起你心头的那一抹回忆？

炊烟，在柴火灶中火与柴高温灼烧下生成，又从屋顶的烟囱中袅袅升起，是中国乡土社会特有的象征与标志，已与无数中国人的灵魂紧紧捆绑，在心底生根发芽，向外滋长。它是乡村特有的生活气息，是故乡凝结着的温柔的呼唤，是家人的丝丝牵挂与思念。炊烟袅袅升起，悠悠悠悠飘动，这抹烟雾是乡村的灵魂，是游子心中最深的乡愁。

炊烟，是儿时独有的记忆，是心底埋藏的牵挂。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在土地上，混合着青草与露水的气息，淡淡的炊烟开始飘起，在叶片间隙中翩翩起舞。那炊烟里，夹杂着柴火的芳香和饭菜的香味，预示着新一天的开始。父母早已在厨房忙碌，燃起灶膛中的火。火苗在狭小的膛中缓缓燃起，点燃周围干枯的引火物，映红了厨房，映红了脸庞。屋顶上的烟囱冒出丝丝烟雾，一圈圈、一缕缕，袅袅上升。厨房里先是被水雾环绕，紧接着飘出饭菜香气，唤醒沉睡中的孩童们，与父母享受惬意而美好的时光。

炊烟，是亲人的等待，是家的归处。小时候，生活在小小的沿海村落中，归家的信号便是徐徐升起的炊烟。每当看到炊烟升起，就知道饭菜已经准备好，等待着上学归来的孩童，田间劳作的农人。炊烟也随着四季的流转，始终形影不离地陪伴着这片温情的土地。长大后，每次踏上归乡的旅途，当再次看到空中飘散的、若隐若现的炊烟，便感知到了家中的召唤。先是升起的炊烟指明方向，紧接着便能听到小院中传来家人们的欢声笑语，伴随着孩童们的嬉闹打闹。卸下生活中的重担，放下旅途的疲惫，趁着夕阳未落山，享受习习的晚风，与家人一起享受团聚的晚餐。这时候，炊烟也渐渐消散，暮色渐沉，天色渐晚，时间在晚风中溜走，又到了谈天说地、畅聊之际。三五人围坐在大树下、路灯旁，听着微风拂过树梢，感受着丝丝凉意，晚上的时光便也悄悄流逝。

炊烟，是故乡的象征，是心灵的慰藉。长大后外出求学，记忆中古朴的村落、乡间的小路仿佛被遍地的高楼大厦和来来往往飞驰的汽车所取代。漫步于城市的街头，感受着快节奏的生活，可埋藏于心底的乡间小路的宁静、母亲的呼唤以及伴随着炊烟升起飘来的饭菜香气，令人魂牵梦绕。故乡的院落永远是色彩交织，瓜果蔬菜的翠绿鲜红配上黄土的滋养，使那抹炊烟，更有着无穷的意蕴。无论走到哪里，心中总牵挂着那一缕炊烟。那炊烟，裹着深深的母爱，比天高，比海深，永远温暖着游子的心房。岁月流逝，故乡的炊烟依然在心头升起。

炊烟，在村落的演变交织中，在人们的代代相传下，生生不息。它默默守望望着远方，承载着千百年来羁旅人的牵挂。踏上归乡的旅途，越过小溪石径，穿过田间小院，轻轻推开虚掩的门，闻到炊烟的味道，看到炊烟笼罩的村庄，游子才明白这是真正的归家。炊烟袅袅升起，这个镌刻着中国乡村独特符号的标识，永远指引着归途的人通向记忆中的故乡。

# 混世

□ 计算机学院 吕浩宇

读《剑来》后，我总是被负笈远游一事深深吸引。我凭双脚，走遍山河，见得人间万象，方可初论入世修心。

人们对世间风土的了解，现在大多都是通过网络，而非亲眼所见。这固然有其好处，固然能够让我们在足不出户时见万里河山，但却不足以让我们看到真实的世界。我始终认为，人对于世界的探索不应该局限于道听途说。只有踏足过一片土地，才能感受到泥土的气息。

然而负笈远游对我来说遥不可及，我缺少的是时间，也是勇气。人间的束缚往往让我们不得不按照既定的轨迹前行，我可以绕行，但绝不可以偏离。我没有也不可能有几年的时间来供自己远游，只能被拘在原地不停地眺望，艳羡于书中的描写，又踌躇前行。

生活节奏太快，使得人们的心在不经意间蒙上了几分尘土，在面对生活时总是风风火火，而忘了从容才是人生的本来面目。几十年而已，不必急迫地前往自己的终点。路途再长，终有尽头。是啊，或许现在我们的远游依旧未曾停止，只是从年少时变成了整个人生，从行路变成了度日。其实我们的远游早已开始，只是我们浑然不觉。可是又如何觉察，所见非长路，唯漫漫时光。

在路上的人一边赏景，一边识人，却未曾意识到，其实尽头，离我们不过咫尺，只在回首间。唯有尽头，方知行路迢迢。

# 可是啊，时间它璀璨如歌

□ 交通学院 阮雨奇

伍迪·艾伦拍过一部电影叫《午夜巴黎》，指出各时代文艺创作者和文艺批评家们的一个通病，说他们都觉得文艺黄金年代不在自己身上，而在过去的人身上。现代作家怀念迷惘的一代，海明威那代人却瞧不上自己，觉得文艺复兴才了不起；文艺复兴者们觉得同时代很垃圾，一竿子打回到希腊去。

第一次看世界杯时，从前只耳闻过梅西、C罗的我，满心期待地准备看他们在绿茵场大放异彩，谁知统治了足坛十年的绝代双骄是最后一次在四年前一度的盛会上交手，英雄也终迎来落幕；又记得“百米五虎”伦敦奥运会同台竞技，贡献了人类速度极限的大比拼，以9秒63再度刷新了世界纪录，可五年后，尤塞恩·博尔特最终还是败给了时间，闪电终不是神；“改革春风吹满地，中国人民真争气”，这句每个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台词，仅是听到那浓郁的铁岭口音，就能使人捧腹大笑，此时距离本山大叔最后出演《同桌的你》也已经十二年了，这些年可真没少听到春晚不好看了的声音啊；作为漫威迷，我从2008年的“铁皮人”看到复联四的“I am Iron Man”，特别感动于小罗伯特·唐尼扮演的角色以凡人之力驱除神明，打下响指的那一刻使无数影迷流下了泪水，可观众的梦也随之醒了……现如今，一部又一部低评分超级英雄影片再也不能让观众揪心了。

不知是我出生得太晚，还是恰巧不逢时，没有见到彼时的体坛“四大天王”中创造历史的“亚洲飞人”刘翔、“羽毛球王子”林丹及入选NBA名人堂成员的“移动长城”姚明，无法体会到他们创造令无数国人骄傲自豪之奇迹时的莫大喜悦；有时也苦于找不到好看的电影，相比近年不少看起来味同嚼蜡的剧情，星爷的《九品芝麻官》我却能看数十遍而不觉得枯燥，如今早已式微的香港电影在九十年代可谓撑起了中国影坛的半壁江山，《无间道》《英雄本色》即使放到现在也依旧能打；随着金庸老先生的仙逝，武林也逐渐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中，英俊潇洒、意气风发的令狐冲，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郭靖，还有背负家仇国恨却依然心系苍生的东峰，他们的故事早已深入一代人的心中，现如今看多了正流行的“晋江文学”、玛丽苏式的爱情故事、龙王归来的套路爽文，偶尔还是会怀念老先生笔下“飞雪连天射白鹿”的意气江湖吧。

造成这些现象的幕后“黑手”究竟是什么呢？我想大抵应该是时间吧。这个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但并不珍视的东西，在悄悄改变着一切。

现在在我身处大学的校园之中，这是我曾经心心念念想要来到的胜地，但我却又时常怀念过去的高中岁月。有道是“最好的大学在高中”的懂

憬里，最好的高中在大学的回忆里”。真的啊，现在记得起的全都是美好的事，不美好的现在想来也是会心一笑，多大多事嘛。也许只是一句简单的回答：每次换座位时你在想什么，在想她会坐哪里啊，就又引起我对那时那人的想念。但事实又不是这样，三年前的我似乎过得并不开心，烦恼也总是接踵而至。可那时我也有怀念的美好，是初中啊。

为何我们总是那么看重过去那段时间，因为那是青春。“青春”是非常有杀伤力的两个字，伴随着校园、少年、白月光，是人生中最好、最真的时光。不过我觉得它们也是悲伤的两个字，曾经的日常配上一首《起风了》又能唱哭不知多少毕业生。“人不能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看吧，多残酷，当你拥有时你不自知，失去时又伤心万分。当我敲下这些文字想念过去的青春时，也许你就身在其中。看到有人发的文案说“原来大学不是想象中的样子”，下面有人回复道“当你四年后穿上了毕业服，离开了学校，你才惊讶地发现，这也是你的青春啊”。

我们总想在这不知何时开始也不知何时结束的时间里，做些轰轰烈烈又有意义的事情。“青春没有售价，硬座直达拉萨”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求的信仰。都想在这飘忽的窗口期为将来的自己留下最宝贵又刻骨铭心的回忆。就像歌里说的那样“我们风作伴马作伴，追啊迎啊最热烈的年华”。

青春虽不可抓，当下亦是最好的年华。

“人生何时无回忆，回忆处处有哀伤。”不管身处何时何地，幸福与否，成功也罢，失败也罢，我们总会有要回忆的东西，不只是青春，家人朋友乃至生活中的器物都会随时间流转变得非凡。当想起以前的朋友如今都没了联系，儿时的玩伴也已不知所踪，谈起这些又如何能不轻叹一口气呢。

人生总难圆满，阴晴圆缺才是月亮。

遗憾可以是易安居士“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的万事皆休，也可以是落魄少年王安石的“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又或许是陆游、唐婉的“沈园柳老不吹棉”和“山盟虽在，锦书难托”。也许正是遗憾才让记忆有了价值，让时间有了可以标记的刻度线。

不管是传奇运动员的退役——致敬“永远的24号”科比·布莱恩特，或是辉煌事业的暗淡，还是优秀音乐人的更迭，在时间中都成为过去式，不少人把这些和自己绑定，说“我的青春也一同流过了”，回忆自然也带来一种日薄西山之感。就像现在我正听着周杰伦的歌，笔下抄着“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嘴里嘟囔着乐坛现在都是什么垃圾歌，但我最喜欢的还是华语流行音乐。



测绘学院 别余泰/摄